

西域南海 史地考证译丛

第二卷
冯承钧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

馮承鈞譯

商務印書館

目錄

中國之旅行家	沙畹撰		三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伯希和		四
窠利語字母之研究	Robert Gauthiot 撰		一〇六
附 關於西域語之討論——馮子衡致方欣安書			一〇八
六朝同唐代的幾箇藝術家	伯希和撰		一一〇

中國之旅行家

法國沙曉(E. Chavannes)撰

繙譯之緣起及旨趣

余從事於中國法制沿革之研究，久焉於茲。所用之方法，不專事掇拾書本之記載，故於材料之搜集，頗注意前人所不經意之事物。顧用此種方法，研究之範圍既廣，而考索之材料亦多，進行愈遠，困難愈甚。往往因一事一物之考據，有經年累月尙難詳其梗概者，茲試舉其一端以明之：

中國之人種，經數千年外族血統之屢雜，今日之所謂漢族，非復四千年前之華夏，彰彰明矣。其進化時間，受外來文化之灌輸，亦無可疑。小如一名一物之輸入，如佛教輸入後受天竺文化屢雜之沙門(Sahman)佛陀(Buddha)等名詞。齊隋至唐初，宮女貴婦所著模仿大食風之羅襪，此名物受外來文化影響之證也。大如公私法制之變更，如五胡亂後，中國家族制度反較鞏固，不似古代羅馬波斯制度因外族之侵入而致凌夷。我國古代所用苗黎之肉刑，自南北朝以還，大加減除，皆佛教輪迴果報之說有以致之，此制度受外來思想影響之證也。準是以觀，欲詳知

中國制度之成分，應并詳悉與中國有關係民族之制度文物。第研究至此，困難又見焉。

我國史籍對於外國之記載，固不乏可供參考之圖籍。但譯名既不一致，而民族亦遷徙無常。例如圖賓一國，漢魏時在今之克什米爾 (Kachemir)，至唐代乃在安多羅卜 (Andarab) (即大唐西域記之安咀羅縛)。又如塔什庫爾干 (Tach-Kourghan) 一地，即今新疆之蒲犁，佛國記名曰於摩，洛陽伽藍記引宋雲惠生行記又名曰漢盤陀，西域記又名曰竭盤陀，再如波斯人稱基督教徒曰 Tersa，漢譯則有達婆、迭屑、忒爾撒等名。若不明原文之意，則李守常之長春真人西遊記所記「迭屑」二字，幾無從索解。是欲知外族之文化，須先解決此種問題，否則誤會叢生。茲舉近人因未從事於此種考索所引起之誤會一二事以證之。佛教初輸入之時，人皆知有摩騰法蘭二僧。但因四十二章經之文體及史書記載之失真，遂有疑及二僧之偽託者（見梁任公佛教之初輸入文）。但據西方印度學者之考證，當時實有其人。迦葉摩騰乃譯 Kasyapa Maranga 之音，法蘭乃譯 Dharma Aranya 之意，皆為中天竺人（見法人 Wieger 所著之中國宗教及哲學史 (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又如佛國記法顯所經歷之耶婆提，西文譯梵音為 Java Dwipa。蓋即今之爪哇（見法人 Rémusat 1836 年佛國記譯本，英人 Beal 1869—1884 年譯本，Giles 1877 年譯本，Legge 1886 年譯本等考證），乃今

人（章太炎文集）則誤以其地在美洲。再如丁謙氏所著之西域記考證等書，考證雖詳，然臆斷亦夥。足證考證不詳，錯誤之深也。

昔在巴黎時，法國漢學家沙畹氏，曾贈有著作數種，其中有「中國之旅行家」一小冊子。初閱時覺多爲我國舊籍中之記載，經外國人所譯述者，不屑終讀也。近檢藏書復見之，重讀一過。見其中有若干材料，爲余窮年累月所難解決之問題，今皆不難按圖索驥。是此書不特爲繙譯之品，且兼有考據之功。中有數事，均足以補我史籍之缺，乃重譯之。不一月而竣事，復隨時檢閱各書，訂正原文及譯文之誤。殺青之後，問業諸子，時來借閱。譯稿祇一本，慮有遺失，乃付板印，以便示學子以研究方法之一端耳。

一九二五年六月馮承鈞誌於北京

中國書籍中遊記頗富，本書之取材，僅限於歐洲文曾經繙譯考證之著作而已。

中國之旅行家最能理會觀察，昔日亞洲經行之大道，多數國家之地勢古物風俗，今日皆得以昭示吾人者，不能不歸功於中國之旅行家。此輩或爲外交使臣，或爲負販商賈，或爲觀禮僧徒，於東亞之外交政策商業交際宗教進化中，影響滋多。就此兩點言，已足引起吾人之注意矣。

其最古之旅行家，吾人今獲有明確之記載者，厥爲張騫。當紀元前一六五年時，居

甘肅西北之大月氏，爲突厥種之匈奴所敗，避處伊犁河流域，旋又爲烏孫所逐，復遷徙於媯水（按媯水爲古之 Oxus，今之 Anu Daria）。至紀元前一三八年時，漢武帝欲借其力共滅匈奴，乃命張騫使月氏。騫爲匈奴拘留十年，始脫亡經大宛（Ferghana）康居（Sogdiane）而抵媯水北之大月氏國。但月氏無報胡之心，騫乃於紀元前一二六年還。騫此行雖不能得要領，然於其旅行之中，得無數地理的及經濟的知識，影響於中國之前途至鉅且重也。

張騫此行，知中國而北方遊牧種族之後，中亞而西之間又有城郭之國。平和富庶，利於通商。此種民族爲伊蘭（Iran）民族東向之先驅，服從於亞歷山大帝之繼嗣人之下已久，已獲得希臘人之部分的文化，是張騫當時所發見者，即希臘伊蘭之文明也。

中國與此種種族交通之道，張騫以爲有二途可循：其一爲彼所經行之途程，顧此道北有突厥，南有西藏種，相接於其間。漢武帝爲通通計，自紀元前一一五至一一二年間，佔領今之涼州甘州肅州燉煌等地；其二爲假定之途，當張騫在媯水流域之時，見邛竹杖蜀布，詢知市自身毒國（Sindhou）。騫以爲中國而南亦可通而域，是時中國人不知此道之難通，故雖累費辛勤，不得達身毒，然亦不無結果，揚子江以南各地之內屬，乃藉

此役之力焉。

中國人因張騫之行又獲得一種錯誤的地理觀念。據張騫之說，黃河之源即爲和闐水及疏勒水合流之塔里木（Tarim）河。是河流入蒲昌海〔今之羅布淖爾（Lob Nor）〕後，復潛流地下，至積石山而出。此說至紀元後八二二年唐使劉元鼎使吐蕃後，始略知河源之真相。

張騫之後，漢使數至西城，與大宛交尤頻。至紀元前一〇二年時，國交破裂，漢兵遂取大宛都城（按大宛貴山王城在今之Ura-Tege），大宛國遂獻其善馬以求成。漢人爲飼馬並輸入苜蓿，並以蒲桃移植於中國。蒲桃之名，即希臘語 Botrus 之譯音。今日斯見之漢鏡，多有鑄蒲桃文於其上者，是可見希臘大夏（Bactriane）之影響矣。

按蒲桃文鏡係唐代物，此誤。

漢人欲西域之通道無阻，遂以兵力佔據西城。紀元後七三年時，使班超經略西域。計十六年中，或以外交，或藉武力，遂降諸國，而設治於今之庫車統之。時班頻聞西方有大秦國，乃遣其將甘英求之。英臨大海，憚於土人之言而還。甘英所臨之海，非人久已信爲真之裏海，其地似在今之波斯灣。是處有船可沿天方半島行至紅海北岸，達於隊

商越亞敘利亞 (Assyrie) 地方之曾途地 [可參考英人 Hirth 所著之中國及東羅馬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一書，一八八五年版]。

張騫所示之第一道已通，第二道亦漸開闢。紀元一一一年時，南方有南越國，地處今之廣東廣西及安南之北圻 (Tonkin) 等地，爲中國所征服，中國遂與交趾支那半島之各種民族相接。漢末中國雖分三國，然此全盛時代，不因之西終了。紀元二四五年時，吳大帝曾遣康泰朱應使瀾滄江下流之扶南國。此二人之游記雖佚（按朱應所撰扶南異物志。隋書唐書經籍志皆著錄），然中國史書中已引其梗概。其中有一事可使吾人注意者，當康泰二人未至扶南之前，扶南王已遣人使天竺。謁茂論王（按茂論王即印度古籍中之 Mouroundas）。茂論王建都於曲女城（按曲女城即古之 Kanayakoubdja，今之 Kanauj），由是可見中印之交際，交趾支那半島可能介紹也。但交際之開始，不由此路，今當再述中亞細亞一路。

按通考四裔考天竺載，「吳時扶南王范旂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即令觀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旂。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其王號茂論。」關係此事之考證，法人 Sylvain Lévi 著有朱詳之二種民族 (Deux peuples méco-

mus)一文，刊於 *Mélanges de Harlez* 集中。一七六至一八七頁，一八九六年版。嗣後法人伯希和 (P. Pelliot) 又著有扶南 (Le Fou-Nan) 一文，刊於遠東法國學校校刊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 Orient*)，一九〇三年第三卷，二四八至三〇三頁。

紀元前一二八年，張騫在媯水北岸所發見之大月氏，當紀元初間，即越媯水至印度 (Indus) 河流域，在今之 Kaboul 及 Peshavar 等地建立強有力之貴霜帝國。即今人所稱之 Indoscythe 帝國，希臘著作家所稱之 Tochari、印度人所稱之 Touroushkas 是已。此國君主篤信佛教，相傳著名之 Peshavar 罕堵波，即爲此國著名之迦膩色迦 (Kanishka) 王所建。紀元前二年時，貴霜王曾遣使至中國，口授佛經 (按 Sylvain Lévi 以爲漢使至貴霜國，比二說皆係根據三國志裴注引魏略西戎傳所記「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一事)。紀元六十七年時，漢明帝感夢金人，曾遣使至印度，偕外國沙門二人還 (按即摩騰法蘭)。嗣後紀元二世紀三世紀間，來華傳教譯經之天竺僧人，多屬大月氏籍。

由中國至貴霜，須經東土耳其斯坦。是地小國甚多，沙漠中有水草之地，即爲一國。此種小國，爲鄰近之大國，如匈奴貴霜西羌等所必爭。當紀元三世紀時，西域諸國之文

化，據斯坦因（Stein）氏在和闐之西尼雅河斷流處，古城之中，所發掘之物證之，有中國之木簡。足證紀元二六九年，中國教治勢力曾及斯地，是曾受有中國文化也。又有木簡皮書，證明斯地之言文，與貴霜國貨幣上所鑄之 Kharoshthi 文字相同。當時代紙之簡策，皆有泥封，其泥封上之印跡，又與古希臘美術式相合，又與健馱羅（Gandhara）之希臘式雕刻物相合，是又可知當時斯地又受有希臘月氏之文化也。若再就此種又字上尋究之。當時佛教之勢力，似遍布於東土耳其斯坦，而爲佔優勢之宗教〔按斯坦因氏著有和闐之沙中古跡（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一書，記述此事。一九〇三年版〕。當時中國雖與信奉佛教之民族相接，尙不受其浸染者，孔子之教根據太深，外國宗教不能取而代之也。至紀元四世紀時，中國北部爲蠻族所侵略，情勢遂變。有唐古特族者（按即史之氏），西藏種也。初居東土耳其斯坦及中國之間，於紀元三百五十年時取長安，建前秦國。自是以後，佛教遂藉其力，廣爲傳佈。紀元三百六十六年時，有沙門某者，初次利用石洞，倡建佛寺於沙州附近之鳴沙山中，是即後來千佛洞之胚胎也（按鄯道元水經注，敦煌縣七里有鳴沙山，一名神沙山。清一統志載鳴沙山在敦煌縣南三十里，即千佛洞。唐建巖山間，舊有佛像萬計）。紀元三七二年，又有某僧赴高麗傳佈信仰（按史載秦王苻堅建元八年，遣使送浮屠順道

及佛像經文於高句麗）。

由是觀之，紀元四世紀之末年，佛教自健馱羅傳佈於東土耳其斯坦，復經唐古特人之媒介，傳佈於中國北部，又東漸至於高麗。當時自恆河以東，以至亞洲極東，皆佛教所佈之地也。中國僧人之西游，即發端於是時。自是以後，六百年間，中國僧人之觀禮運動，不絕於途，此亦世界文化史中最重要之事也。此種旅行家爲宗教之感奮所激動，經行亞洲之道途，周遊佛教世界，留示吾人以佛教地域之範圍。搜集印度經文，并繙譯無數經典，留存於今。其記述窰塔波及寺廟之書，爲今日考古學無價之鴻寶。此輩有時寓有外交性質，而爲帝國政策之機械。當時西遊者爲數固多，然其名今多不傳，而知其名者，著述又多散佚，茲就流傳於今之記述言之。

當紀元三九九年，唐古特種建後秦王朝於長安之時，有一羣中國僧人同赴天竺尋求戒律。其中有法顯者，歸國之後，著有佛國記，最近之譯本有一八八年版 Legge 氏之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據其記載云，法顯與其同行者發自長安，經由今之蘭州涼州甘肅州敦煌等地，至今日羅布泊南之鄯善國。稍留，復西行，經龜茲（按即今之焉耆 Karachar）至于闐國（Khotan）。當時之于闐在今之 Yotkan，大致在 Youroung-

Skach 及 Karakach 之間。今日其地之居民，尙能於地中發見金片，足證昔日土人之信佛。佛寺偶像所覆之金，尙留存於今，法顯曾記其壯麗也。法顯等復發自于闐，經子合國〔按即今之哈爾噶里克 (Karghalik)〕，於摩國（按即今之塔什庫爾干）至竭叉國，與先行之僧衆會〔按竭叉國當爲今之疏勒 (Kachgar)〕。復由竭叉還於摩，度葱嶺 (Pamirs)，經新頭 (Indus) 河支流之 Gilgit 流域。躡懸絙過新頭河，至迦濕彌羅 (Cachemire)，佛國 記雖未記載此地，要必爲法顯等所必經也。復渡新頭河 到烏菟國（按即古之 Oudiyana，即西域記之烏仗那，在今之 Svat 流域，與西域記夾罕塔河 蘇婆伐之記載相符），旋至健馱羅國（按即古之 Gandhara，在今之 Peshawar 附近）。當法顯至北天竺 時，曾觀禮四大塔。一爲宿呵多國（按即今之 Girarai，在 Peshawar 及 Bunar 之間）之菩薩割肉資鵠處，一爲犍陀衛國（按即古之 Puskalavati，在今之 Charsadda 附近）之菩薩以眼施人處，一爲竺剎尸羅（按即三藏法師傳之呬叉始羅，在 Shah Dheri 附近）之菩薩以頭施人處，一爲 Mahaban 山中某地菩薩投身餒餓虎處。復南行至弗樓沙國（按即今之 Peshawar）三藏法師傳之布路沙布邏，見迦賦色迦王 (Kanisika) 所建之著名宰堵波，及其中供養之佛鉢。復至那竭國（按即今之 Jalabad，古之 Nagarahara）三藏法師傳之那揭羅喝國，觀禮佛頂骨佛錫杖佛留影等跡。法顯等復自北

天竺至中天竺禮佛跡。中天竺之佛跡有八，禮拜者甚衆，分誌如下：

(一) 迦維羅衛城（按即古之 Kapilavastu 即三藏法師傳之拘比羅伐率堵）附近之臘伐尼林（Lumbini），佛所生處。據中國旅行家之記述，此地似在今之 Terai Népalais 之中，英國格林維基經緯線東經八十三度二十分，北緯二十七度二十九分之間。

(二) 菩提伽耶城（按即古之 Bodhi Gaya，今之 Gaya）附近之菩提樹下身放光明處（按三藏法師傳云伽耶山菩提樹成道處）。

(三) 波羅捺城（按即古之 Vārāṇasī，今之 Benarès）附近之仙人鹿野苑（按在今 Sarnath 附近）轉法輪處（按三藏法師傳云婆羅痾斯國東北有鹿野伽藍，室中有佛作轉法輪像。東南有石窣堵波，是佛初轉法輪處。）

(四) 舍衛城（按即 śrāvastī）附近之祇園（Jeta）（按此處疑在今之 Terai Népalais 中，Rapti 水出山之處）說法論議伏外道處（按三藏法師傳云室羅伐悉底國之逝多林，此言勝林，即給孤獨國也）。

(五) 僧迦施國（按即古之 Sankasya，今之 Sankisa，在 Kanauj 西北）佛上初利天爲母說法來下處。

(六)王舍城 (按即古之 Rajagriha、今之 Rajehur、在 Behar 西南十六英里。三藏法師傳名矩奢羯羅補羅城。註云此言上茅官城) 佛爲諸弟子說法處。

(七)吠舍釐國 (按即古之 Vaishali、今之 Besah 村、在 Patna 之北) 預示死期處。

(八)拘尸那揭羅國 (按即古之 Kucinagara、今尙未能指爲何處。疑亦在 Terai Népalaïs 之中) 圓寂處。

法顯觀禮此八大名跡，及其他佛跡後，留居巴連弗邑 (按即古之 Patalipoutra、今之 Patna、三藏法師傳名曰波吒釐子國) 三年，學書寫律。歸時順恆水 (Gange) 東下，抵多摩梨帝國 (按即古之 Tamralipti、今之 Tamoulouk、在恆河口 Calcutta 之南)、此地爲當時 Bengale 海岸之大海港。法顯即於此地附舟到當時敬禮佛齒之獅子國 (按即今之錫蘭島 Ceylan)。法顯住此國二年，又附舟到耶婆提國 [按即古之 Java Dvipa、今之爪哇 (Java)]、復乘船赴廣州，爲風浪漂流至長廣郡界牢山 (按在今之山東即墨附近)。計在外十五年矣。

按佛國記最初之譯本。爲法人 Abel Rémusat 本、巴黎版。出版於一八三六年。譯名爲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hiques: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dans l' Afghanistan et dans l' Inde, exécuté, à la fin du IV^e siècle, par Abel Rémusat. Ouvrage postume revu, complété, et augme-